



屏溪先生集卷三

講義

共三十一

~16  
2419  
21



和  
2419  
30-21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講義

考巖書院大學講說

竹林書院太極圖講說

浮山書院講說

紹賢書院大學講說答問

紹賢書院論語講說答問

答崇化書齋諸生講說

樂庵齋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講義

考巖書院大學講說

戊寅四月日余遊邊山登月精以望齊魯及  
 至考巖即尤菴宋先生所享之院也自多感  
 慨之意仍念己巳之禍宋先生臨命以朱子  
 之學春秋之義傳授於寒水先生者即此地  
 也心悒悒自不覺愴涕之泫眶遂祇謁先生  
 真頓退坐講堂院任率諸生三十餘員至庭  
 下祇揖而升請講學不獲辭留半日諸儒咸



言臨行卒卒卷秩多者似不得卒篇請講大學余曰當從諸生所願也第以多人儼然刻坐坐間稍闕余本重聽難於酬酢使各書所欲問者示之要洪克念執筆而呼草又令他數人逐條正書答焉

序文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凡此四端皆是各件物事而有隨節用功之道耶亦爲一物而有兼并用功之道耶抑生民之初皆得四端則似有不勉可全之道而其下曰氣質之稟或不能齊皆與之四端而氣質之不齊者何耶所謂氣質之稟

初有聖愚之不同而然耶其曰氣者抑爲氣賦之

氣而無所異於終始耶

金澳

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盛論以仁義禮智爲四端者不然仁之用爲惻隱義之用爲羞惡禮智之用爲辭讓是非如見孺子入井則仁之體發而爲惻隱之用見不義則義之體發而爲羞惡之用禮智之發亦然四者粲然具備隨感而發豈有兼并用功之理耶但此性純善本色雖無聖愚之別以其該貯於心上而敷施運用專在於心心之所稟或不能齊故性之爲用不能無全不全之別遂爲聖愚之殊其曰氣質

之稟云者統稱人之所稟氣質而心是氣質之精爽故亦不外於氣稟二字矣然心氣體段靈明活化濁者可變為清駁者可化為粹變化之功正在於心非如軀殼之氣一定不易也何可無異於終始惟在學者用功之如何耳

明德是性是心

李御龜

明德當以曾傳首章所釋為津首章三節只以德字與明命釋之而朱子又言明命我之所以為德德性也何曾言心或氣耶朱子特加詳釋以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為言蓋虛靈心之光明此德在於虛靈

分上故名德以明其先言虛靈者為其明字張本而應事其用也明德二字之義謂明底德也雖帶言明字明字虛而輕德字實且重當以德字為主矣

大學以明德為首而不言性何也性與德同耶異

耶

朴敬緝

明德是心所具之性也性情之統言也何可謂不言性也凡言四德指四性而言也此德字實指性而言也此德該在虛靈中故曰明德也

明德合心性言之邵子心易圖合心性二字為性則所謂情者性發耶心發耶周子天命圖合情意

二字為意所謂慾者情發耶意發耶抑有理發氣發之義耶義鳳來

性心所該之理也心性所盛之器也分言則心自心性自性各為一物而合而言之元不相離有似一物第性無攸為而敷施運用專在於心心發則性發無心不發而性自獨發之理發者氣也故退溪先生氣發理發之說栗翁謂正見之一累辨之甚詳情意皆心之發後事而初發處謂之情緣此情而商量計較者是意也又計較商量之後有所定向者是志也此謂心統性情情統意志也今不可以情意都在一

也眾人之心氣不能無清濁之相雜聲色臭味之來觸於心心之濁駁者感之則慾以之生此亦發者心也其所以發者性也性雖純善而所由而發之之氣濁故純善者不得不為其所揜而反為之惡此所以為情有善惡而性亦兼氣質則有善惡也其性之惡者雖不可謂性之本然而亦不可謂性外之物也正合極商量

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為綱領則大學一篇無過於

明新止而此以定靜安慮得為要何耶黃儼

定靜安慮四字元非與論於綱領條目中者也大學

摠言則知行也此四字只是知止能得中間節度耳  
定靜安屬知慮字爲得之之由也亦知行之路脉也  
自格致至平天下皆著而后二字蓋言徹得此工  
夫然後做得彼工夫而先儒以爲不可以格致之  
未盡而廢誠意工夫不可以誠意之未盡而廢正  
心工夫二說未免抵牾若以經訓則物未格之前  
誠意也是閒意未誠之前正心也是閒若以先儒  
說則未及格致而不廢誠意未及誠意而不廢正  
心何以則兩致其工耶

姜鳳來

經文八條目先後云云只言其工夫次第而已以知

行言之必知而後行之不知何所行故八條知爲先  
也以行言之誠意是正心之始意不誠則心何以正  
也修身齊家莫不皆然至於家不齊則國天下無以  
治平者尤所易知其先後次第槩如此然至其下工  
則知孝之理則行孝之道知忠之理則行忠之道何  
可待盡窮天下萬物之理而後始下行之之工耶此  
不成事理之說大學工夫顧何足與論

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之外更無可勉之工耶抑明  
德新民止善之工皆在於修身之中修其一身則  
三綱之工不待勉而可能耶

申思明

既言修身則修身以上之格致誠正皆包言也身修明明德也此所謂修身為本即上所謂明德為本之意也修身為本謂修身則可以齊治平云修身之工至於極則可謂止至善今日明德新民至善之工皆在修身又曰三綱之工不待勉而能者皆不然

自天子止修身為本不但天子雖庶人苟既修身則可以至於治平而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然則但天子為能以修身為本耶朴東赫

大學之書是大人之學帝王韋布皆包言之雖非帝王財成輔相之人豈亦無其責也且凡士之為學以

位育為極工則治平之業自是分內事何可不自治而以為治人之地也况治平有不暇言日用接物制事以至於齊家莫不以誠正修為本則顧此修身豈但為天子之所為本耶

傳首章引康誥再引太甲三引帝典雜引三書有次第而然耶末乃結之曰皆自明也皆自明之義別有意味耶甲命潛

克明德者統言德不可不明之意顧諟言明之之工夫克明峻德者言明之之功效也實有其序末言皆自明者言所以明之者皆自明己德之意下章新民



之各明其德者自在不言之中皆自明三字極有意  
味誠好潛玩而得之也

大學大旨敬之一字而一篇之內只有為人臣止  
於敬一句此敬字果是大旨之敬字耶此敬字以  
文勢觀之當着忠字而必以敬為言何耶申命齋  
大學工夫自格致至絜矩莫非心上工夫敬是一心  
之主宰也故曰敬為一篇之大旨云爾且正心為明  
新之樞紐也章句於此特言敬直之意此真大旨之  
敬止於敬之敬即事君一事之敬又與敬止之敬不  
同矣然敬之至則能盡心之理盡心之理則雖不言

忠而忠在其中矣

傳文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而論其大旨則有修齊  
治平之次然至於聽訟章則文理似絕然何耶文  
理接續血脉貫通之義可得聞歟補敬緝

綱領條目是工夫次第故自有承上接下之意而此  
聽訟章則非如工夫次第之比也三綱領特言本末  
以結之又於八條目下復以本末而結之經文之所  
以惓惓於本末者意甚重矣兩程編次皆以此節置  
之經文之下而朱子章句以此一節別為一章以明  
其釋本末之意或問已詳之矣非承上接下者故無

此義也

知與行小大學之俱不可無者也但小學之知知其粗與淺而大學之知知其精與深也補章所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者似指小學已知之效而註以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何也朴瑞良盛說然知固有大小淺深小學是下學事其所知者淺而粗大學是上達工夫其所知者誠精且深矣四書小註輯成在於大明永樂年間其大註句語間小註之不言某氏曰者皆明朝學士諸人之自為也固多好說而或不無不必然者此小註亦未知其

必然也蓋莫不有知之知是人心靈覺自能知覺云也因其已知之知商量其已字則謂因其所已知者而益窮之云非因本有之知也

先儒曰誠意是善惡關未過此關者皆小人耶嚴不誠則皆偽也許也言行皆無實則其為小人可知也已第誠意章中毋自欺工夫極細密以十分到處言之則聖賢之外凡言君子者未必能十分誠意以此未能十分盡到者皆謂之小人則過矣

傳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伊川則曰聖人之心本無怒朱子則曰處置得下恐懼只是徒然處

置得下則昔之忿懣可得其正而至於無怒之地耶處置得下似與無怒有淺深之別而同謂聖人之心何歟黃儼

章句云四者人所不能無聖人豈無怒耶且孟子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聖人本非無怒也只是當怒而怒怒底事已則心復廓然無物初不隨物而去故元無有所之病程子之言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者謂舜之心不為怒所動而已既曰可怒而怒之則非謂元無七情中怒也朱子云云問者以為恐懼憂患是自外來者不可勉強無之云故答以雖有恐懼之外來

者自家若有箇處置得下恬然不動則這恐懼憂患終不能動我皆只是徒然云蓋孔子之畏於匡亦恐懼之心也恐憂亦豈本無者耶此言治恐懼憂患之道也與本無怒之語意不相同似不可捏合而言也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章句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則四者人所固有之性而皆不得其正何耶心之所以察之者何以則忿懼樂憂各得其正歟其所以正與不正之義何耶全澳

四者人之情也無論聖凡皆固有之但凡人心學未

廣漢集 卷之四十一  
盡心有所四者則不得其正也有所二字即病也明道定性書以無將迎爲治心之要法將是遠于將之將如事之當怒而怒者心之正也所怒之事既去而心猶在於怒不能忘之者是此心之將物而去也此正文所謂有所也章句所謂有之者也如此而心豈能正也蓋心之未發四亭八當無所偏倚不可言病只有存養一事至於心之發動始有正不正之別焉學者必於心之初萌省察其善惡其惡者必遏絕之其善者必擴充之此大學慎獨誠意之工而張子所謂正心之始也雖能爲善去惡而猶不可謂正心之

盡到也何者爲其善也爲之而心僂己去惡也去之而心僂己如爲之去之而矻矻心不自己則此前所發爲善去惡之念有之於心爲有所之病也故朱子言悔不可無而亦不可長畱在胸中皆有所之病也必敬以直內使此心無一毫有在事物之來隨感隨應事去僂己如鏡水之物來則照物去則光明自在此真心之正也盛諭四者人所固有之性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此情也不可謂性名目上似欠照勘商之章首曰心有所云云則不得其正此則言偏着之病也下文又曰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云云此

則言心不存主之害也如欲存心而又無偏着之  
害則其道何由耶

鄭亨基

有所二字固可謂偏着之病而謂之將病尤觀切詳  
於答金斯文澳之間取看也有所者不當有之心有  
之之病也不在者當在之心不在之病也此不當有  
者有之故當在者不在也其實一病也欲去其病其  
要莫過於存得此當存之心也敬爲一心主宰能敬  
則心存章句已言敬直之意此實存心之工夫也

朱子釋大學存心之義曰君子敬而直之然後此  
心常存敬之一字可以盡存心之工而又重之以

直字何歟朱子既以敬爲聖學始終至其傳道則  
以直字爲重何歟尤翁之授遂翁亦以朱子之傳  
授爲主所謂直字與成湯之以敬爲主孰大孰小  
敬與直若不并行則不可謂存心之工耶

任堯

敬便是直直則心斯存矣敬直非二事但敬則是直  
底工夫也敬爲一心之主宰而成始成終徹上徹下  
者然敬不可謂直而非敬無以直矣蓋敬而未及乎  
直者有之直則必盡乎敬也尤菴先生之特舉朱子  
所言直字而傳授於我師門者以此也成湯之言敬  
直在其中孟子之言直敬在其中亦不可分貳之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果是身之主則有何出入之論  
歟范女以爲孟子不識心范女所謂無出入指大

人心耶黃儼

心爲一身之主者身之四官百骸皆心之所使故謂  
心爲之主也范箴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此也其曰  
出入無時者心專言則氣也朱子所謂心氣之精爽  
而又其出入乘氣機者也心之出入孔孟之所已言  
而朱子亦言之矣此蓋通衆人之心而言之也心之  
氣是正通分上精爽也靈靈昭昭能知能覺而所該  
之理卽仁義禮智之性也性無攸爲流行之際專靠

心氣之作用是氣有時清明則仁義之發見者全其  
純善本色而直遂焉其發者專是氣之爲而猶以仁  
義之心稱之者以心氣之乘載仁義而發見故也是  
雖以心稱之全以仁義爲主也第此氣體段本自靈  
明不測或升或降忽入忽出而且其通衆人言故稟  
初清濁各自相雜若不操而約之精而一之則終至  
奔淪騰倒不能頃刻底定如此則身無所主而其性  
之心所敷施者反歸邪惡無以見純善之本色矣以  
夜氣章言之仁義固人所存者而心氣或不能清明  
則無以存得此仁義故孟子引孔子之言以爲人必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操持此心以存本有之仁義然後謂是仁義之心若  
捨放則反是矣仍及心之體段保守之難而丁寧戒  
之蓋心雖一身之主而不能存得仁義則其為主者  
乖戾失倫不可謂為主也聖人之心之體段本非不  
如此而聖人之心氣既清粹且已操而存之故雖亦  
有時出入而能無亾失之患如人心之體段本危而  
聖人之心危而能安者也范女之心豈有出入之  
語程朱之看得差異而朱子說較密然豈非理到而  
程子言之哉心之體段雖若是之危動難安本非皆  
必於出入無定也程子之言以其不出入者言之亦

成義理自足矣然似不如朱子之謂范女平日處心  
安靜無所煩惱不識孟子通眾人心氣體段而言之  
也譬如無病之人不知人之病痛云也大人心者智  
周萬物而能真實無偽如赤子心云雖同言心字而  
其本意與范女云云全不同矣

竹林書院太極圖講說

直釋本文則如謂雖無其極而有煞極之理但註  
中聲臭字與極字不同故先生嫌其以聲臭直作  
極字謂之無底極也活看則固好若以此而謂無  
聲臭之理以極作理字看則恐未穩

金晦材

上下極字一也無極之極是實爲之太極也何可謂  
無其極也此等語以無極釋無聲臭而極字自不免  
歸於聲臭余所以謂無底極者也形象之義都包在  
無字中謂此極無形象云也且謂以極字作理字看  
未穩此兩極字明是理也非理而何未穩云云不可  
知也

無生字而只云動而陽靜而陰則又涉於理氣一  
物之嫌要之以主宰之妙言之謂生陽生陰可也  
以無間之妙言之謂而陰而陽亦可也二先生之  
說互相發明恐不可偏廢

金奎五

然

正文無誠字而朱子之釋乃發誠字申復不已無  
來歷之誠字朱子言之何若是勤也

李命爽

太極是理之統體說從其主宰而謂之天命從其流  
行而謂之道從其真實無妄而謂之誠其實一也是  
以朱子既以天命之流行解太極之動靜又復廣引  
諸書以明之以易言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通  
書言之所謂誠者聖人之本以中庸言之所謂誠者  
物之終始以知言言之所謂誠者命之道也蓋以道  
與誠對待說出以明太極之妙也故其下釋動靜處



亦無別般話頭只管引下來誠字而爲誠通誠復引下來道字而爲繼善成性曰誠曰道又不過一箇天命是以引道引誠之前言命以托始引道引誠之下又以命之所以流行分之所以一定結之釋文之意精且密矣

形而上下之形當屬何處本文既有上下字當屬之中間而不論之耶抑屬之下乎

洪章海

形與器字面乍有不同而所謂下字亦帶後字意蓋有形而後方可謂之器然凡論理氣不過道器二字今若以此形字欲分道器則自當屬之器矣若因上

下字以道爲上一層形爲中一層器爲下一層分作三截看則不可

五行相生俱是易見只是金生水一節有難究詰蓋水每生於石而石是土之屬則此云金生水者何也莫是以氣相生之序而言之否

五行相生只是氣之遞傳而相生也大觀則於四時之運氣可知也氣以成形則質亦豈不從氣之相生而成形焉水雖有從石間流出者而其源必金鐵在焉如以周禮司烜氏以鑑取水之語觀之水之必生於金亦可見矣

既云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下文却云氣質交運在  
天之氣在地之質何以交運耶氣固可運於質而  
質又何運於氣也

質是形質之質此運字泥看則有碍矣然氣既交於  
質則質亦交於氣矣氣質相須不必截而二之運只  
是相感相盪之意蓋橫而言之氣與質自相交運矣  
豎而言之氣自能交運質亦自能交運如以死生言  
之氣至氣散可謂氣之交運形始形潰可謂質之交  
運矣氣質交運四字特所以明此氣形推盪幻嬗變  
合無窮之妙詳其下文可見矣

虧欠間斷亦各有可指而言者否

李命爽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摠而言之不過曰  
一太極而已氣之所存理必具焉則此太極之體豈  
有虧欠處也器亦道道亦器則又豈有間隔處也

此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以此觀之五行之性似不同矣又云各一其  
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  
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以此觀之五行之性又  
似不異性與太極同乎異乎

金晦刊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金木稱仁義火水稱禮智而

仁不得爲義禮不得爲智各爲一性自相不同五行之氣各異而太極之各具於其氣者變稱爲性故從性言之性各異焉而性本太極自太極言則在五行而爲性者莫非一太極也其實性卽太極也太極卽性也若不能同中見其異異中察其同者顧何能與論於性與太極也

若如下教則太極爲懸空說無以著道器之妙五常爲零瑣說無以會理通之旨太極五常位有先後名有通局五常不得爲公共之理太極又不得爲氣上之理此恐如何

理氣體段本自不離不雜而言理氣者必或合或離而後乃能說去無碍陰陽本體卽是太極太極陰陽何時可離然而曰無極而太極則其果卽氣而言耶以此單言者而謂懸空說可乎此離而言之也至以理在氣上言則有道器之說此合而言之也太極爲體而五常爲用體爲一本而用爲萬殊五常之較太極不嫌爲零瑣物事而自太極言之太極全體本無大小輕重之別五常亦一太極終豈有零瑣之可論耶氣則一定不易故是謂之局而理則有一貫之妙故謂之通仁義禮智理也豈與五氣同謂之局哉太

廣漢集卷之四十一  
極五常自爲體用自太極言五常則豈無先後之可言既曰仁曰義則因氣成名故仁與義不同非如太極之無所不在則固不免氣上之局而本一太極全體也以此言之亦豈不是理通耶太極是不涉形氣而言也即公共之理而五常性也性者在我之理豈并謂公共之理也五常即是各具之太極又散爲萬物各具之太極則太極豈終不得爲氣上之理乎其體既不離不雜而其所說之者或離或合故彼此有似抵牾而潛玩則橫說豎說無不當理矣

不曰理曰氣而曰真曰精何也

亦台鎮

無極是理不可更謂無極之理而若只說無極字則又易涉於空無之疑故又言真字真是理之實然無妄之謂謂之無極之真則無形體方所之中有實然無妄之道者尤躍如矣精即精神英爽之意凡物之生也必值其氣之精爽者相感相遇而後始化而生矣此精字精且切矣若謂二五之氣則是泛說也亦不甚觀於生物之意也

圖說一篇無非明易之道易之爲教不過中正二字則此不舉禮智而稱中正者恐以此也若以中正字只當了禮智字界頭則亦當曰仁義中正不

當曰中正仁義也 金奎五

此意葉氏已發之言雖差異而如此為說義亦好矣  
程子既受是圖而未嘗示人此云必有微意所謂  
微意何也

朱子答南軒書曰周子之手授程子者以程子可能  
當之至程子而不言者疑其未有能受者也又曰詳  
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  
觀於此程子之微意蓋可知矣然至朱子則以濂溪  
此圖已不能不行於世又恐學者於此認為外家僻  
書手自註釋首編於近思錄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則

實欲初學之士人人讀此以為入道之門戶程子之  
諱之朱子之闡明雖若相反其為後學慮則未嘗不  
同二先生之意俱不可以不知也

浮山書院講說

白鹿洞書院揭示

先生曰聖賢教人千言萬訓固多術矣摠而言之學  
者只是學人之道而人之為道不外於五倫五倫  
即小學教人之法也故於此首揭五倫使學者知  
所以為學之道只在於盡倫盡倫則亦所以盡其  
性孰不知盡倫之為美只緣無人真知其所以然

之故實行其所當行之則是以終古以來盡倫者甚  
甚妙蓋非知行兼至雖欲盡倫亦不可得是以五  
倫之下繼之以博學以下五條學問思辨所以明  
於此五者也篤行所以篤於此五者也自此以下  
節節推下至於接物而後止蓋至此而修治之道  
立矣此一書言雖至約義極精博爲聖爲賢不必  
他求不可以其約而忽之也

正諛明道是董仲舒言也董子雖非聖人其言極正  
大故程子以爲度越諸子朱子取之於此而至謂  
直截剖判反有優於孟子是蓋王道之純者也王

者至公至正不計末稍事功如何不問將來難易  
如何只以至誠之道坦然行將去霸者外雖爲善  
而內實規其爲善之利文王之服事紂本非其心  
謂我以必取之勢恪守戾度則人必以我爲賢也  
是知天心之未盡絕而是恪修戾度而已非出於  
有意而爲之也此所謂王也如桓文討亂攘夷以  
爲尊周之事者其功業非不嘉且大也只是其心  
謂我若因人心之在周攘諸戾行尊攘則天下戾  
辟固莫予敢違而我之霸可以成矣惟其外內相  
異權詐不誠故謂之霸也孔子曰仁者先難後獲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凡事若有一半分獲之之意則便是私也霸也其所爲雖善裏面已不好了其外之善者亦無足觀矣如人之有過外雖差失若出於不知而非故爲之則其心猶可恕也至於外善而內不是者元無可恕之道故程子以爲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甚可懼也此兩其字當着力看其利其功卽正誼之利明道之功也且諸君亦嘗細省否常人之情雖尋常小事亦難終始純然平時若無省克之工則私意之雜常在於不知不覺之中切宜淡省也閔翁洙曰只是公私之辨辨王霸之道莫過於祛己

私否先生曰是

章海問誼道二節似有大小之別先生曰誼就心上說道就事上說有體用之分

一源問此以不欲勿施成終此一節抑有大義理可以收拾上文者否先生曰大學平天下章只是絜矩絜矩卽此條行恕之義也此正誼以上卽忠也身旣忠矣非恕無以成治平大業此之成終又何疑乎

顏子好學論

先生曰程子傳太極圖未嘗說與學者此一篇只從

這中流出來一源曰斷自形化以下說來矣先生曰是

崔德門問真而靜之真先生曰真是理之實然無妄處所謂誠也以圖說言之所謂無極之真

一源問圖說先言理此先言氣何也章海曰截自流行處言之固可先言氣也先生曰然

金奎彥問約其情先生曰治心者必就情上用工蓋情多則方寸之中膠擾雜亂不能自主必至於妄行矣是以君子必務約其情使其心只於當用時用之不使之亂出也所以事來事過無將迎之病

正應事時又無擾雜之害也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必自約情處下工也問雖欲約之若遇疑事則情自不得不多欲強制則愈見紛擾奈何先生曰將欲行之必先致知知不至則疑必多而情終不可約矣是以大學先格致

白尚健問性即理也理不容人力則又何以養之耶養性之義願聞之先生曰性是心之理正其心而順其理不使之違逆則性之全體不為氣所措而得遂其用矣亦可謂之養也然養性字每着於正心字存心字下蓋心存則性自然得其養矣



若外正存而求養性則不是

信之篤以下三句皆剛之事蓋非剛則無以擔重行遠之死不懈苟能用剛盡是三句則仁義忠信自不離於心爲善必果去惡必猛而終可以躋聖域矣是以孔子歎未見剛者朱子以爲曾思孟皆以剛傳道學者之事莫大於用心剛也宜猛着力也奎彥問此三句可分屬知仁勇否先生曰亦不妨矣

章海曰此以下似別無可疑處先生曰程子曰論先後則知先而行後語輕重則知輕而行重知固不可不急知而不知亦無益假使講說十分明切諸君若不體行則亦不過虛文而止耳各宜勉旃毋使作虛文也

西銘

先生曰此與太極圖同其大蓋就此理全體中抽出仁說來仁道充天塞地其大無外故此以天地爲一箇大父母就此大父母中盡舉窮天地許多物事把作父母之所生却將此身處其中使仰爲父而俯爲母億萬人民爲吾兄弟億萬動植爲吾儕類使六合八紘都管在一身分上以爲吾隨處用

力之地凡理之可爲事之當行者視爲父母之志  
之事而繼之述之凡人物之顛連失所者視爲兄  
弟朋類之失所而憂之恤之如是而後仁之全體  
得以盡其大與天地無間隔矣章海曰教意恐有  
可疑蓋天之理各在當人之身萬善自足人或視  
以爲遠不知反求故此假父母之名以倣之使知  
少違於吾身所稟之天理則便是獲罪於天不得  
爲肖子無以事天也蓋其主意似在於事天不貳  
也愚意常以踐形惟肖一節看作脊梁處矣若以  
大父母同兄弟之意爲主說則恐涉太瀾翻先生

曰旣以天地爲大父母則日用云爲皆當視天爲  
則矣父母所愛己必愛之則四海兄弟固所同愛  
而順親之道尤在誠身則善繼善述實爲孝之本  
矣

益光問只以大父母同兄弟之義爲心則似涉於愛  
無差等之嫌先生曰此下節節推說以見差等如  
宗子與家相己是有差矣

章海問旣言合德秀也則其下宜有對說如見惡於  
父母不齒於兄弟之意而此無之何也先生曰此  
非就天地愛惡而言也只就人分上說也

閱百當問育英材何着於穎考叔之事也先生曰考叔孝其親以及人之親此特引之言善其己以及人之意既自善又能善人則其於順天之理奉天之心可謂至矣

伯奇申生固非孝也此特取其恭於命勇於從之意以為譬也蓋伯奇申生之父是人故不能無不是申生之恭伯奇之勇適以成父之惡也此所謂父即天理也天理至善未嘗有不是是以人之遇事勢迫阨義不可苟者只當順受而不避恭如申生勇如伯奇也然後方謂天之孝子也非謂申生伯

奇之事真可為天之孝子也

李英仁問孝有天人之分志物忠養立揚顯體是人之孝子全體天理動靜無違是天之孝子此以天之孝子言之否先生曰然既為天之孝子則人之孝子自在其中蓋必如是而後方為所謂大孝也

紹賢書院大學講說答問

戊寅

朴慶仁問序文間亦竊附己意與補亡章竊取程子之意似有異同李鎮夏曰程子已疑其別有關文補亡固是程子之意而至其立文則朱子之意故云然矣雲坪宋文曰此言得矣

竊附己意謂第五章闕文而先生補其闕傳之諸章體例皆承上接下而言如修身在正其心齊家在修其身之云獨誠意章上下無此例先生又於誠意章下特言經曰云云以明致知而后誠意誠意而后正心之義此補其略之意也竊取程子之意先生於或問備錄程子所論格物致知之說補亾章實取程子所說之意而言之故云也

雲坪問鄭養浩曰親民之親當作新當初以親字立言者亦有意耶對曰章末厚薄之意若非親字則無着落處矣曰得矣

親字程朱皆曰當作新復何容他議厚薄二字言家厚國薄而以明齊家爲治平之本若親民爲可則於齊家或觀而於國天下何所當也

李誠健問君仁臣敬先君而後臣其下乃反先子而後父何也李鎮夏曰先言子事親之道後言父愛子之道似爲理順矣

孝重於慈故先言子答說得之

朴瑞彬問聽訟無訟蓋釋本末之義而但言知本者何耶李鎮夏曰旣言知本則末該其中

小註以聽訟無訟言本末此只取訟字而言非本章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釋本末之意也傳所以釋經也經一章物有本末章句以明德新民言之此章實釋此明德新民之爲本末故此章句亦以我之明德既明畏服民之心志爲本以訟不待聽而自無爲末大畏民志明明德之止至善無訟新民之止至善是知小註說非正義也商之答說言本則末該者得之

李慶權問正心章註或不能不失其正之或字似是衍文

章句先言四者皆心之用繼言有之而不能察則其用云云其用之用卽上心之用之用蓋言本來此心之用若有有所之病而不能察以至欲動情勝之境則此心之用至是而或不能不失其正云以此或字只係於欲動情勝之意而看則當着必字何可言或字本非衍字更商之此意先師常言之矣

紹賢書院論語講說答問

己卯

李宗儒問正文只言民德歸厚矣而集註云己之德厚者何歟李仁龜曰慎終追遠者通上下言也未有己之德不厚而民德獨歸於厚也

答說得之第慎終追遠孝也德之著也已德己厚則上行下效故民德自歸於厚

吳希集問禮之用和爲貴此專言禮之用而程子兼言樂何歟李仁龜曰和有樂底意思故程子以言外意兼言樂字也

禮則節樂則和節而不和禮至於離和而不節樂至於流故禮之用和爲貴樂之用節爲貴此禮樂相須爲用也有子之言雖只舉禮字通下節言之義實兼樂程子之并舉禮樂言者出於樂記說而實包言有子言外之意矣

朴慶仁問食無求飽止可謂好學也此與顏子好學有淺深之不同耶李仁龜曰凡言好學也有說

最高者有大槩說者不遷怒不貳過者顏子克己之功也食無求飽以下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同是好學而得無最高說大槩說之分歟

答說好矣第最高與大槩云者文字語意似齟齬蓋好學則同而學有下學上達之異此四者下學也顏子克己復禮上達也顏子之請事四勿者亦此四事一般凡學者惟篤好於此下學而力行然後可以做得到得顏子之所好學終能上達天德矣

李慶權問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若能如此則亦可謂不器之君子歟李仁龜曰此

厚溪集卷之四十一  
進德修業之道也未至於不器之地矣此亦大槩說者非說最高者且爲子貢之多言而發也

此學而篇敏於事而慎於言之事而中庸言顧行行顧言之道也此答進德修業可矣至於不器云云大槩最高之說皆不觀

朴瑞彬問子奚不爲政註孔子之不仕難以語或人者其所難語者果指何事歟李仁龜曰疑季氏之逐君陽貨之作亂皆是難語者也

陽貨季氏之說先儒雖已言之此不必然若使定公專用孔子果能言聽計用而得行其道則孔子當黜季氏罪陽貨行王政何憚於此也聖人必得君而行道孔子之不仕蓋以定公不知孔子而不以孔子而用之故有難以語人也此亦集註之所不言也何可必也

尹時詰問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夫子爲政先正禮樂三家之罪不容誅矣只以言語譏之而不以王法正之者何歟李仁龜曰旣曰孰不可忍又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夫子此言可謂誅心之法矣抑未專征伐之權而不能誅之耶

使夫子得君專政如伊尹傳說之於殷則季氏之僭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禮樂不容誅者正如舜之罪四凶矣奈夫子初無罪  
凶之權何是非不爲也誠不能也

李仁健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只以儉戚爲言而  
不告禮之大本者何歟李仁龜曰當世之人徒尚  
繁文不事其質故夫子以切於世者言之而不及  
於禮之大本耶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儉戚雖未得  
中亦可謂之質也本亦在其中也耶

儉戚謂之中則不可其謂之本則誠可矣質非文之  
本耶周末文勝故林放蓋厭其繁文而欲知其本夫  
子特舉儉戚之爲其質者而言其本朱子於家禮序  
亦言去浮文敦本實之意豈非夫子遺旨耶此外復  
何有所謂本耶

吳普亨問夫子譏管仲之器小又斥其奢僭而憲  
問篇特稱以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歟李仁龜曰聖  
人之言各有攸當蓋管仲才非王佐則器不足稱  
也或人疑其爲儉又疑其知禮故斥其奢僭以明  
其非儉而不知禮也如其仁云者管仲雖未得爲  
仁人而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利澤之及人則有仁  
之功矣故夫子特許其仁耶

答說實遵註說無容改評但仁之體至大而用則隨



事物之精粗大小而不一其端如不違仁之仁者以顏子之亞聖猶不能全許仁况仲之假仁義者耶其於仁之天理純然者固不足論而若九合諸侯戰爭稍息則亦仁民之道也以此稱仁在仁體段至粗處也夫子豈不十分斟量的言者耶

李鼎煥問第二章註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所謂一二何以言之歟安昌國曰仁者心無內外之間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心與仁爲一仁卽我我卽仁故謂之一也知者不能無意於彼此存亡之際心與仁猶有間故謂二也

答說得之朱子謂謝氏見識直是高者此也此論一二者亦可謂覩得上蔡意也

安致復問我未見好仁章集註曰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學而其爲人也孝悌章小註曰仁不可言至二註同是朱子說而有此異同何歟安昌國曰非但註說三月不違仁章下段日月至焉之至字亦以至仁而言也與仁人不可言至之義有所異同何敢臆說耶

仁字言至者不但朱子說夫子亦多言至何但日月至焉我欲仁斯仁至者亦非言至字於仁耶此小註

朱子言亦有意在問於程子者由孝悌可以至仁否  
程子之意蓋謂仁體也親親仁民愛物皆仁之用也  
行此三事即行仁之方而親親孝悌也三事之中孝  
悌爲先此所以爲孝悌行仁之本也問者以孝悌之  
行仁謂可以至仁則固不知程子之意而言也朱子  
爲言此乃行其仁也不可以至於仁言之也云其仁  
不可言至者爲問於程子者辨之耳不可以朱子之  
言前後有異而疑之也

吳希集問曾子言忠恕而程子以仁恕言之何與  
安昌國曰忠是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仁

即吾心之德自然流出底全體忠與仁便是一串  
貫來程子之言仁恕亦猶曾子之言忠恕也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此以仁恕對  
待言非如忠恕盡己推己之謂也蓋以己及物在己  
之仁不待推出去自然及人此仁者之事故曰仁即  
聖人之忠恕也如天道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正性  
命也推己及物必盡在我之理着力推轉去以及於  
人故曰如心爲恕此學者之忠恕也聖人與學者實  
有無意有意之別如中庸誠者與誠之者之等答說  
以仁恕對忠恕而言似不審矣

朴慶仁問十八章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其所謂志是親之志耶抑子之志歟其所謂不違是不違親志耶安昌國曰志疑即父母之志不違云者非謂不違親志也乃不違其幾諫底道理也

答說大體得之小註朱子說以為不違幾諫之意此道理字似不觀蓋謂諫於父母者父母之志雖不肯從子不要硬暴而觸激父母之怒益可委曲起敬從容陳諫必無失幾諫之初意也云

金聲理問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以夫子之大聖有此假設之言者何歟安昌國

曰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此豈聖人之本心哉浮海之歎雖是假設之言傷時之不我用而憂深思遠形於言者亦可見矣

答說得之

朴慶仁問六章註程子曰子路勇於義然則死於衛輒之亂亦出於勇於義而然耶李仁龜曰子路雖勇於義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豈可以死於衛為勇於義耶

答說然矣

李仁麟問八章小註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

厚澤集卷之四十一  
知至而未至之也至字至於何處之謂歟李仁龜  
曰顏子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學能至於聖人地  
位而但未達一間而已子貢以中人以上之資終  
聞性與天道則能知其至於聖域而未能至顏子  
所至之地位也

顏子之知雖至矣而猶未知至於孔子所知之地不  
可謂能至云也

李範肅問宰予晝寢夫子以朽木糞土之牆譬而  
責之而身通六藝名齒四科者何歟安昌國曰宰  
予之晝寢難免自棄之歸而終能至於通六藝齒

四科者疑是聞夫子此言而惕然警悟變化氣質  
而然耶

宰予雖通六藝晝寢之習不免自棄而不能勇往直  
前慥慥力學終不至於顏閔之列矣其晝寢之時必  
在於身通六藝之前何可知也得聞夫子不可朽之  
責後果能惕然而變化氣質則其成就何但止於宰  
予本色而已耶

李範緝問三月不違仁章小註程子曰過此則從  
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止字果何義  
歟安昌國曰止字疑是大學所謂止於至善之止

字蓋顏子之不違仁者只是常存此心少無間斷而三月之後猶未免有毫髮間斷若能止於無毫髮間斷地頭則便是聖人也故夫子惜其未止於渾然無間斷之地矣

程子此語本陳幾叟錄蓋聖人止於至善渾然無間斷而已顏子之不違三月不能至於至善日遷善而不自止故孔子所以惜其未能止也今以未止謂未止至善則當着至字答說能止之止非程子未止之止也

安必復問張子說下小註朱子曰三月不違仁者

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夫仁者心之德心或有出入之時仁豈有在外之理歟李仁龜曰朱子豈真以仁爲在外也此等說活看可也然此乃朱子初說也後來定說以爲心常在內所以爲主心常在外所以爲賓也初後之說得無優劣於其間耶

告子義外之說孟子力斥之蓋仁義禮智性也在心之理朱子勿論初晚豈以仁謂在外如告子之義外耶此所謂仁在外者朱子特因張子內外賓主之說而釋之也此非謂仁本在外只以操舍存亡而言之

也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存亡朱子又以出入言之  
入者入於內也出者出於外也顏子三月不違仁雖  
不及聖人之渾然一理無少間斷而第如主人在家  
而或有出時是仁在內而我爲主也即操而存者也  
日月至焉者仁未嘗在內而常在於外故有時而至  
如客之有時而來是仁在外而我爲客也即舍而亡  
者也此如仁義之良心操存舍亡而言者也本非朱  
子之以仁之體認爲外物而在外如告子之義外也  
以此謂初晚之異見則大失朱子之本意也

朴慶亨問六章夫子稱三子各有所長可以從政

也而由也徒死衛輒之亂求也甘爲聚斂之臣者  
何歟李仁龜曰由之果求之藝雖以政事見稱然  
由也不能裁度事理終至死難求也不能以德勝  
才專事掎克則惜乎其有才而不能善用之也惟  
子貢達於事理見道分明必不肯爲衛輒死亂爲  
季氏附益矣

三子之果與達與藝皆屬才而無其德在上者用之  
又不善果之弊至於死難藝之弊至於收斂達者知  
之通雖無二子之弊而亦才終勝德所以不得列於  
德行之科亦可惜也

屏淨集 卷之四十一  
安致復問孔子問伯牛之疾也伯牛家以待君之禮尊孔子者何歟孔子何不使居北牖下入其室與之永訣而自牖執其手者何歟安昌國曰君師一義故伯牛以此禮尊孔子耶伯牛之用此禮亦必有所據故夫子不必使之移其居而亦不敢當此禮自牖執其手耶

答說是矣

答崇化書齋諸生講說

庚辰

知行之難易不可執一而論凡人於日用淺近之事知其善而不能行知其不善而不能不行古今所謂

君子以下皆不能免行之之難固如此矣傳說非知之艱行之艱者豈不然乎然朱子嘗曰今人只知顏子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又以知其不善而強為者謂不能十分真知而然也此則又以知為難也蓋知其善惡而不能為善去惡如其所知者誠不足而然也雖可謂行之難可矣而此亦其所知之者不能知其必可為必不可為不能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故終歸於善不能為惡不能去也由此言之學者日用工夫雖在於實踐其所已知者而於天理人事之義理精微處益不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可不溫故而知新以爲十分真知之道矣何可謂一  
難一易而彼此之也朱子論知行曰如車兩輪如鳥  
兩翼廢一則不可又曰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  
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此千古論知行盡  
到說知此則難易之說何更論於知行上也子順論  
貌恭思睿等真知之說涉於知行先後之說而文與  
辭好矣可尚也

恤孤之義垂天言未盡到而文若子順二說皆失本  
意治平之本實在於齊家此章與上章皆先言孝悌  
慈者卽家齊而國治之意也垂天老老長長恤孤就  
自家切近處言之此齊家之道君之老也長也孤也  
云者然矣但文若之言以爲焉有君在而稱其子以  
孤可乎至以長長亦民之長長子順則不能違於文  
若不可稱其子謂孤之語並老長孤三字一歸之於  
民全失絜矩之義惜乎垂天不能明說恤孤之意使  
子順文若執迷而不回也若曰幼吾幼則凡人之慈  
愛其幼不待觀感於上而自能爲之必曰恤孤者以  
爲親族之中如有無父之孤則此文王先斯之義而  
常人之所難行也故不曰幼幼而特變文而曰恤孤  
民亦興起而不倍其君慈恤親族之孤者也恤孤二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字比幼幼尤難而淡有意焉以恤孤之義撥歸之於  
幼幼而一例看則成甚義理尤菴先生亦以爲民不  
倍其上恤孤之教而亦慈於孤也鄙人云云蓋出於  
此也蓋此節大旨以上行下效而有絜矩之道也以  
老長孤三者屬之民推己及人而爲絜矩之道者無  
脉絡沒意味只以孤字不能通看於堯傳以親九族  
之中而貼在君之子看故至此也蓋君孝其親於家  
則民觀感於下而亦孝其親君悌長於族則民興起  
於下而亦弟其長君自恤孤則民亦興感而不倍其  
恤孤之道於是君知人心之大同而吾心之所好民  
亦可以好之吾心之所惡民亦可以惡之也度吾心  
之所可好可惡者而施之或不施之則自合於民之  
好惡是之謂絜矩之道也矩所以方者則尺也大匠  
構大廈以一小尺而度之雖于萬間之大廈分寸不  
違矩比則君心也君推己之心度民之心則人心所  
同千萬人之好惡自歸於一矣今以老長孤謂民之  
老長孤則推以度物之義下落無地不但齊家而治  
國之意全無接屬此節是以有絜矩之道者上無所  
應不得爲結辭其可乎哉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講義

竹林書院儒生大學講說答問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講義

竹林書院儒生大學講說答問

序 禮智之性矣下小註胡沈智字訓詁

權裕聖曰智字之訓胡沈兩說之外古今諸儒亦甚多矣饒雙峯曰知之理心之別程勿齋曰具別之理而為心之覺農巖則以為別之理心之貞滄溪則以為心之別理之貞勿齋說具字覺字俱有病農巖斥之是矣而農巖滄溪所謂貞字亦似不能襯貼惟饒說最得如何

洪章海曰貞字却有收藏敷施之意恐不必淡斥  
更考明之說尤煞分明

金愚之明曰雙峯說固好而農巖滄溪所謂貞字亦  
有來歷觀於文言註知而不去則恐不可謂之不

纒貼也

四性訓解朱子溫和慈愛等四句語至矣盡矣更何  
多少解說以亂之也此已兼體用說雲峯之引四書  
仁義禮訓詁謂皆兼體用而獨智字未有明釋取朱  
子知字訓詁挪移於智字脚下不免為以理妙理之  
歸終不可知也朱子此四句出於玉山講義而各自

兼體用說其曰智則分別是非底道理云者分別是  
非智之用而道理即體也何謂智獨無明釋體用耶  
若必如四書所釋仁字訓詁之雙下分體用言則雙  
峯知之理心之別云者固好而不出於朱子分別是  
非底道理之訓也亦何必他求智即天道之貞農巖  
所謂心之貞可也而滄溪之理之貞者貞亦非理耶  
天理之貞人得之而為智今釋智而謂理之貞別無  
甚明析不如農巖所謂心之貞也文言註知而不去  
者即釋貞固之意至於訓智似太漫衍矣

聰明睿智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裕曰此一節頃日克念微發其端而未畢其說者  
今按聰明睿智四字以氣質言非以心言也朱子  
於其上先言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仍繼之以聰明  
睿智云云則其以氣質之聰明睿智言之者即其  
文理之所當然也其下小註陳氏說又是大煞明  
白此非難知之義克念必以此爲問者蓋欲明心  
與氣質都無分別之意耶愚於此只有一問著諸  
老兄正好商量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夫不直曰  
氣也而曰氣之精爽則其精爽之外又必有麤粗  
者可見而精爽者是心則麤粗者是氣質也精爽

與麤粗同乎異乎朱子又曰心比氣則自然又靈  
既曰比氣而靈者是心則其比心而不靈者是氣  
質也靈與不靈是一耶二耶况比者以此而方於  
彼之謂也若心與氣質渾是一物而元無彼此之  
別則寧有可以舉而比之者乎於此二者有通明  
的確之論則愚可以聞命矣○有爲聖凡心不同  
之說此固當世大君子之緒餘而顧以昏瞶不能  
無疑於其間請以一言質之可乎蓋聞天地儲精  
惟人得五行之秀即所謂正通之氣也正通之中  
固自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者而其爲正通則一也

合下同此正通之氣故雖下愚不移之人亦不能  
無一段清粹既曰正通之清粹則其清粹之本色  
直無間於聖人之清粹而所謂心者本非他物即  
此清粹之精爽也凡言精爽是清粹之精爽而濁  
駁則渣滓也初無精爽之可言  
夫如是則其本體之虛靈不昧神明不測者亦安  
有聖凡之不同哉今且以易知易見者而論之彼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者聖人與凡人果  
有異同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良知良能者聖人  
與凡人果有異同乎形體既同知覺又同而形體  
之精爽知覺之本體乃是心也今若謂形體則同

而其精爽不同知覺則同而其本體不同則是成  
甚說話耶此所以不能無疑於聖凡不同之說者  
也○聖凡之心無不同而畢竟聖為聖凡為凡者  
亦有說話蓋聖凡之間其清粹者自有多少分數  
聖人則十分清粹故其精爽亦多凡人則一分清  
粹故其精爽亦少凡物多則必強少則必弱聖人  
之所存者多而強故天君常為主宰而血氣每聽  
命焉凡人之所存者少而弱故血氣乃能騰倒而  
天君反為役焉於是乎聖凡之心有霄壤之判矣  
然此特朱子所謂氣拘欲蔽以後心也非得於天

之虛靈本體也今夫水本清矣火本明矣彼巖泉  
之水淡然而瀦澤之水污濁燈籠之火炯然而松  
炬之火朦朧彼污濁與朦朧豈水火之本色哉特  
其瀦澤與松炬爲之累也若復取瀦澤之水而注  
之巖泉之源松炬之火而燃之燈籠之燭則其淡  
然炯然之本色可以復存矣人心之體亦猶是焉  
彼凡愚之昏暗豈心之本體哉亦氣拘欲蔽之罪  
也若使克治氣拘欲蔽之累而復其真體之本然  
則其虛明洞澈亦無孔顏跖躄之殊矣此愚所以  
必曰聖凡之本體則無不同者也幸乞諸兄平心

舒究持賜定論以牖愚迷也

章海曰聰明睿智四字聖垂旣以氣質當之上下  
文句可謂躍如矣但於氣質二字硬把捉死看了  
只作耳目口鼻之氣於心之明暗氣之精爽等處  
一切牢諱愚恐其得其半而失其半矣若以氣質  
二字都不干於心云則於易見之文勢大段不通  
何者旣以聰明睿智之氣稟對仁義禮智之性則  
中間闕却心一位矣人知之全之盡之之功都在  
於耳目口鼻粗底氣質而不干於神明活化主二  
身涵五性之心則所謂心者直是無作爲沒緊要

底物事聖垂未及會疑於此否右論聖垂聰○謂

之精爽則其為氣可知人之氣中精爽者為心之

氣麤粗者為口鼻耳目五臟之氣而又其下者為

七竅百骸八尺之形矣摠而言之氣外無物質外

無形右論心者○謂之氣則舉全體而言精粗咸

在謂之心則只指其精英之澄澈者而渣滓不與

自然又靈之說又何疑哉右論比氣則○朱子曰

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

為愚為不肖蓋氣之紛綸自然有高下之不齊矣

雖曰正通正通之中實有許多般數其所謂精爽

者亦豈無許多般數耶右論既曰正通之精粹則

聖人所謂心者即此精粹之精爽○以其有十分一分之異故於

是強弱多少之說生而所謂拘蔽者隨其十分一

分之分而加減焉此段說得頗詳但移下一層為

拘蔽以後事則恐過矣况聖垂每以所存多少與

所謂血氣云者雙註對論則其所存之多少即上

所云精爽而下所云虛靈本體也詳此語意則其

多少強弱之分已自精爽而然已自本體而然矣

何關於氣拘欲蔽也大學章句氣稟所拘即心氣

以聖垂主意○此段適所以言性也氣則一定其



泉溝炬籠之分只是泉溝炬籠而已然其本來情

狀神通活化可以變濁為清者亦是上面有至善

之性故也右論水 ○以其大同故神明活化人皆

可以為堯舜以其有分數故昏明強弱有所不齊

要須同中見其異異中見其同乃可形體亦然知

覺亦然右論形體則同而精爽不同

金奎五曰聰明睿智之為氣質比氣之氣謂不能

靈者誠沒改評但聖垂既以睿智為氣質又以氣

質專為不靈之氣則是睿智為全不靈之氣睿智

字所以得名之義恐不如是且既以氣質全為不

靈之氣則是氣質之性却不在心而在血肉之外

與所謂心之理之性各占界頭矣論聖垂下同 ○心與

氣質亦可謂有別心者只指方寸中言也亦包本

覺如以此序言之聰 氣質者統身心言之也明屬身睿智屬心 氣質

之稱誠異於心但終古所論氣質之病氣質用少

變化氣質等說每從活化運用底氣而言之未嘗

從血肉不靈底氣而言之是其所主而言者却在

於心矣此所以不敢斷以氣質為全不靈之氣矣

耳目雖聰明而其聰明底精實在心朱子亦嘗以聰明屬之心狀則鄙說聰明屬身者亦只屬底

說之非論 ○鬼神是氣而又謂氣之靈氣之良能今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以此例之心雖曰氣亦不害對氣而言也心是血  
氣之精爽血氣是心之粗麤靈不靈雖異只是同  
一氣也不靈之血氣不同故血氣之精爽亦不同  
這不同處爲本稟爲氣質矣○正通之中清濁之  
稟不齊聖垂己言之矣心非別般氣只是此身不  
齊之氣之精爽該貯於方寸者也清粹與精爽所  
指各異未論清濁清自有清之精爽濁自有濁之  
精爽精爽云者只是各其氣之精英云也如梅花  
是梅之精爽桃花是桃之精爽不可以氣之濁駁  
并與其精爽字而奪之也聖垂乃以濁駁謂初無

精爽之可言是以濁駁專歸於血肉也然則是以  
心與血氣分清濁也非所謂以聖愚分清濁也聖  
垂又以清粹之分數爲精爽之多寡是以清粹與  
精爽滾作一位而聖愚之別又不在于心氣之清濁  
却在心氣之多寡矣餘外疑歧非止一二凡此云  
云果皆有据否清粹無間亦復可疑清亦氣也白  
羽白雪果皆同乎頭足之論大體雖同細分不齊  
心之異同亦猶是爾良知良能孟子既以仁義言  
之恐未爲單言氣之心之證也松炬松之精爽故  
不甚明豬水豬之該貯故不甚清今以其朦朧與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一  
污濁謂非水火之本然則可遂謂之非水火可乎  
心之本然即所謂性恐亦不足爲此心之證也○  
聖垂每以本體爲言不知所指何居莫是以明德  
言之否以靈覺言之否明德主性不可爲單言氣  
之心體也靈覺之體又只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之體段矣朱子旣以是爲周流變化神明不測又  
謂之神明不測危動難安是則靈覺體段雖是神  
明活化實亦危動難安而已又不足爲可復之本  
然真體矣如何如何○靈覺雖爲心之體段然心  
之所以爲心只是各人五臟百骸之精爽也惟其

精爽是以靈覺然則所謂靈覺亦不過本稟精爽  
之能處也心包本稟與靈覺而二者之中本稟實  
爲之主則恐不可剔出靈覺字只謂之心驅出本  
稟於軀殼之外而不謂之心也此處恐合細商  
聖垂說聰明睿智以氣質言非以心言者恐失本意  
上文氣質之稟專歸之軀殼氣質故以此聰明睿智  
蒙上文一例以軀殼氣質言耶大學一篇明明德一  
句非所謂一言而蔽者耶凡序文之體摠括本篇宗  
旨而言之此序首言仁義禮智之性而繼言復其性  
者即先言明明德之意也明德本意以曾子之傳觀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之專以命性言之序所以言明德專以性言之也然其明之之方性不能自明必在於心蓋性雖太極純善之全體元來理無攸爲性故無情僞造作一靠所該之心能知覺運用者而敷施之以至於齊治平之極功矣今言復其性而不言心成甚義理序文人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者卽人皆有明德之意也人人旣皆有此明德則宜各自明其明德聖凡無所異同而衆人之不能自明明德者惟明德所該之心之氣各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而其知有此性爲能全之者或尠矣獨聖人之心聰明睿智能盡其性故教人以

治其心而復其性焉此卽聖人旣自明其明德又推而及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之意也是以四性之下卽言氣質之稟而實包心言心固朱子所謂氣之精爽也氣是血氣之氣而精爽亦此血氣之精爽也氣與精爽對待雖不無位分精粗之別摠而言之同一氣質中物也其不齊之實朱子以知與全之能不能釋之知不知不全非心之爲更於何處責之其使耳目而知之肝肺而全之耶以此氣質之不齊不關於心撥歸之於軀殼血氣則其可成說乎其下聰明睿智者聰明雖由於耳目與視聽意自別

皆知之事而專屬於心至於睿智字義尤非臟腑百  
骸所可當者朱子謂睿智專以心言今非以心言者  
果何據也只以不齊二字有妨於心同之見以知之  
與全之者不屬之心又以睿智之本以心言者并歸  
之軀殼之氣質寧有是理哉○朱子曰論萬物之一  
原則理同而氣異人稟此一原之理氣而生性理也  
堯舜與跖躄皆同心氣也雖父子祖孫之一氣而猶  
各不同然不同之中有似無不同者是以釋迦鄰於  
生知之姿而終不免昧於此也蓋萬物之中惟人稟  
天地正通之氣絕異於偏塞之橫倒獨能戴天履地

面陽背陰而心又其氣之精爽該貯於方寸之間其  
體虛靈不昧其用活化不測此則堯舜心上也自如  
此跖躄心上也自如如此此所以從古高明之士不能  
同中察其異而往往淪於釋氏之本心也第氣之不  
齊自源頭而然不齊者是本色其精粗之分如陰陽  
大界分而陰中自有陰之陰陽陽中自有陽之陰陽  
自天地之大以至塵芥之細莫不有陰陽之可言以  
人物所稟言之精中實有精之精粗粗中亦有粗之  
精粗推之百千萬億莫不有精粗之不同人物爲界  
分而人之正通是精物之偏塞是粗以人而言之其

屏溪集卷之四十二  
精者爲聖人其粗者爲凡人以一人而言之其精者爲心其粗者爲血氣又以精爽而言之清濁粹駁亦各不同是以栗谷先生言虛靈底亦有優劣以此言之雖極到十分界頭豈無精粗之可言只看得那箇心靈覺活化底體段人大同而不知其氣之清濁粹駁亦各差別其可謂真箇知此心乎○其曰氣之精爽曰比氣則靈此兩氣字皆血氣也精爽與靈皆心也氣與精爽氣與靈其位分精粗稍解文理者孰不知其異也不必張皇費說雖其異也所謂心卽此血氣之精爽而精爽卽心也未論曰心曰精爽皆不

過氣質中流出來者分言則氣與心有別摠言則心包在氣質如此序氣質之稟中庸章句變化氣質等氣質皆包心而又主心言今直循分言一路凡言氣質者一例以軀殼血氣說去實多窒礙通不去處可商之○良知良能孟子本言仁義禮智之性同而孩提之心知覺未生純一無僞故仁義之發見無不同云陽明以此良知良能掠取而論之於專言氣者陽明之同歸於釋氏之本心者正在於此聖垂豈不知此而不憚於陽明之塗轍耶是不可知也○精爽之地以清粹多少爲言則聖凡心不同之實聖垂已見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之矣宜無可爭之端但其意蓋謂聖凡心氣之清粹  
實有多少之不同然其清粹則同云惜其未達一間  
也比之謂之水則皆可言清謂之火則皆可言明而  
其清與明亦各有分數之別勿論聖凡心之體段皆  
能虛靈活化而其虛靈活化各不無優劣之差若不  
能同中見其異異中察其同何以見得耶此心之真  
箇本色也○瀦澤巖泉之水燈籠松炬之火所諭水  
火者同而亦過情實瀦澤與巖泉燈籠與松炬之水  
火自是見成底物而亦形而下之氣也瀦澤巖泉之  
水實瀦澤巖泉之水而已燈籠松炬之火實燈籠松

炬之火而已聖人之心亦聖人之心而已衆人之心  
亦衆人之心而已至謂瀦澤之水而注之巖泉之源  
松炬之火而燃之燈籠之燭云者此可比於一箇太  
極之各具於萬物之中而同一太極也心之氣已自  
源頭處異而聖凡所稟各自不同何可以注此燃彼  
爲比也太極之理具於牛則爲耕之性具於犬則爲  
吠之性而若吠之理而移之牛則可耕矣耕之理而  
移之犬則亦可吠矣此所謂理通也若如聖垂之言  
氣亦通也栗谷理通氣局四字發前聖所未發而今  
言心之氣可通云則栗翁理到之言其將廢而無用

屏海集卷之四十一  
矣不敢知也○克治氣拘欲蔽之累復其真體之本  
然云者此亦取用於明明德章句而失其本意何者  
心之氣未論清濁粹駁自造作自運用自爲百骸之  
天君果拘於何氣也今以心爲君則百骸之血氣比  
之臣也國之治亂皆係於君哀獻之昏濁受制於莽  
卓而國至於亂亾若如堯舜之仁聖則雖臣有四凶  
罪之而天下治矣心之清明純粹一如聖人云則制  
治血氣使得粹面而益背英華發外矣何可以自造  
作運用之心反受制於血氣而以至於舛錯乖戾爲  
姦爲隱耶人慾之慾從欲從心凡人之心氣自不無

濁駁故因聲色臭味之感而慾以之生矣此心之氣  
果如聖人之清粹無一毫滓穢之混則雖感於聲色  
臭味發皆中節而已慾何自而生耶今之主心同之  
說者因明德之皆同而以明德謂心爲心同之證此  
己自明德而不識矣章句之拘蔽二字實謂明德本  
體爲心氣之拘蔽而有時而昏至以百骸之血氣拘  
於心氣云則慾亦生於血氣而蔽於本心也耳目視  
聽雖感於心自無知覺何以生慾此以看心字錯了  
多少義理隨處誤了也不可不知也○克念說論此  
七條皆精到無用改評其曰聰明睿智謂氣質而對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仁義禮智之性止沒緊要底物事云者十分灑然雖  
廁北溪雙峯之列而質之朱先生亦必曰來說是未  
知聖垂於此如何區處○景休說六條亦皆精明矣  
聰明與視聽字有異耳之所聽無不曉解者聰也目  
之所視無不通知者明也視之聽之雖由於耳目之  
形體而曉解與通知則皆屬於心聰明之屬身者不  
然下註引朱子說者得之且心非別般氣只是此身  
不齊之氣之精爽該貯於方寸云者淡得聖凡心氣  
不同之本矣

經一章○明德

裕曰明德二字或以爲專言心或以爲合心性諸  
說紛糾未知適從朱子說亦有初晚之分記錄之  
誤惟章句或問是晚年親自定著者以此折衷則  
其同異得失可立辨矣章句曰人之所得乎天而  
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所謂所得  
乎天釋德字意虛靈不昧釋明字義具衆應萬又  
說此心之體用也夫明之一字固可言於心而不  
可言於性矣且具衆理是心之具之也應萬事是  
心之應之也乃若性則是理也理安能具理性則  
無爲者也又安能應事哉此章句之釋明德專以

心言之而不兼乎性一邊矣或問曰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是所謂明德者也其曰正且通也其曰虛靈洞澈也皆是從心上說去而非從性上說去者也且人之於禽獸所異者心而性則不異若彼明德果是合心性之物則是異與不異者合矣顧安得全謂之異哉此或問之論明德亦以心言之而不該於性一邊矣或者以爲所得乎天主理而言虛靈不昧主心氣而言此所以合心性而論者也是說

似然而真不無覈究者朱子以得於天三字言之於性理者固多矣夫所謂心者亦非得於天而何從得之乎孟子浩然章下朱子釋浩然之氣曰人之得於天以生者也此亦主理而言耶蓋德者得也此釋德字之義故必曰得於天蓋曰虛靈不昧之得於天也恐不可以主理觀之矣或者又說具衆理應萬事一句而曰衆理是性也明德若是單言心則其下何可謂之具理應事乎此所以合心性而論者也是說近理而尤有所不通者夫具理應事是則性情而性情者心之所統故指心則性

情自入其中蓋非有意於兼指性情也孟子盡心章下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蓋其心性天三者朱子既爲之逐段各釋則其於心字不應兼釋性字而今其言乃與明德訓詁無所異同此可見具理應事本是心之體用故釋心則不可不并此而言之也非欲合性而言之也今考之章句泮之或問質之以他書訓詁則所謂明德者爲專言心者耶爲合心性者耶此愚所以適從乎朱子而不能無疑於古今紛紛之論也

章海曰明德只是心上之理卽所謂性也鄙見當初甚憎合理氣三字故強作主心看其於章句三言苟且說解而却於釋氏本心之嫌聖凡分數之疑終有難處者累質師友終未有穩貼定見前冬因讀大學更加思量從前主心之說大覺誤入非惟不可專言心亦不可只謂心性合蓋明德二字不曰心而不曰性則當審其二字輕重賓主之所在有以區處矣明字言其地而德字言其實也明字贊其色相而德字指其體段也明字輕而德字重明字爲賓而德字爲主矣旣以德字爲重爲主

則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性在心上光明之德即上所云心上之理而已以此證乎章句則所得乎天直指理也虛靈不昧帶言其地也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合說心性體用也以此證乎或問則以健順仁義無極之真與氣對說畢竟以其性最貴結之至其緊鎖合尖處乃曰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至贊其德則曰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可以爲堯舜參贊化育亦不外此蓋方寸之間虛靈洞澈即說心字田地所謂明也萬理咸備即說心上該貯之理所謂德也以此萬理咸備之故畢竟

功用之盛如彼矣以此證乎語類則曰或問明德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又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昭徹又曰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庶人去之去此而已既曰便是仁義禮智曰這道理在心裏至以孟子論性之說證之此非性而何只是性在心上與光明而并論故差異其名爾至如傳文則直曰峻德明命無一箇心字意思氣字面目鄙人所據以爲說者似不背於曾朱之旨也還以見教○聖垂爲專言心之證而以人與禽獸所異直斷以心而曰性則不異鄙人方主性言而亦以此禽

厚溪集卷之四十一  
獸之異爲非心之證可謂一東一西正好對待然未暇他引只看孟子本文朱子集註直以全其性爲少異這一句語可知其異處在性矣大槩心氣也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所謂氣猶相近者也性理也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全也所謂理絕不同者也此端須費力剖判也○聖垂以浩氣章集註有得於天之云爲此章句非理之證然浩氣章集註則直曰天地之正氣人得以生非惟語勢差異從頭以氣字說下則原不可爲此章句之比例也○聖垂又以盡心章集註有具理應事之云

爲此章句非性之證然盡心章集註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從頭以神明爲主至於具理應事處則又下所以字以明賓主之界分恐不可與此章句之所以得乎天爲主而亦去所以之所字以具理應事直貼己身元無界分之可言者一例看也

奎五曰聖垂說考據精博可欽鄙見自來如此亦有若干疑錄近更思之如是爲說終有不通處蓋大學只一明德而明德只爲心則是聖人亦本心矣儒釋同本末之前聞從此以往百病俱出此一

疑也經傳一致不可分貳而明命之命爲理明德之德爲氣則是經傳相戾此二疑也明德果心則張子心統性情之說實爲觀貼而此不收入何也此三疑也心之一字足矣必別立名目何也正文章句或問講義終無一處直作心字說出者又何也此四疑也或問以德之明對心之靈雙柱說去心之虛靈卽明德則何有對待之說耶此五疑也朱子以仁義禮智之性爲便是又以怵惕羞惡爲明德之發明德只爲心則此必以四性四端爲言何也此六疑也餘外疑惑不啻重複近則不敢膠

守舊見幸隨條詳辨以開迷歧○所得乎天似是統說或問本文明以得理得氣從頭對說自得理而爲最貴自得氣而爲正通自正通而爲虛靈自最貴而爲咸備上下文義分明對待聖垂乃一直歸之於單言心之科此則恐涉驅率之嫌矣如何○今且直以明德二字作爲句解則只是明底德也明字輕而虛德字重而實德字固有兼氣處此德則旣從命字說下來其不可兼氣看亦明矣理而不兼氣非性而何德實爲性而旣居明字之下其義蓋曰光明底仁義禮智之德也性不可以明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暗言此特以其性之坐在方寸虛明之地故得名  
爲明底德耳離了明字只可謂之性不可更謂之  
明德故章句或問皆必先言明字以爲德字田地  
而德字既戴明字在上故隨處可以昏蔽明暗爲  
言而曰具曰應亦從明字邊說去實緣性無攸爲  
心能作用性之敷施專靠於心故名言之際自不  
能不詳於明字非真以明字爲重爲實而言之如  
此也如以講義見之其段首所謂得其所以生者  
以爲一身之主云者實專以性言而其下不能無  
資乎陰陽以下始說明字意自是以下仍以明字

德字反復連說蓋其本文既曰明德則明字德字  
不可偏廢故常相帶說兩不相掩矣然其所主而  
說者似却在於德字上矣如何如何○聖垂以人  
獸之性斷然以爲不異此豈可容易句斷者也孟  
子開口便說本然性乃以三性不同折了告子朱  
子每謂人性最貴人物皆同則何有貴賤之別乎  
此處恐合極商量

愚曰明德聖垂所謂專言心而性情自在其中者  
正合愚見無容更議但只以明德二字言之歸重  
似在德字而德之一字舍性而不可則恐不可只

作本心看耶

章海曰明之歸重在德字而德之一字舍性而不可云者擷撲不破而本心之云玉溪之意在於心之本體朱子文字多以性爲心之本體矣至若聖垂說全段恐合商量也如何

明德全以氣言之者曾子以下歷程朱諸賢所不見之論也今聖垂以單言氣之心謂是明德而至以章句之釋明德全以心言之不兼乎性云是未可知也明德之說出於孔子而曾子釋之試看傳文釋明德三節其明德之明即經文上明字也其下峻德與上

明德之德只以單德字言明德此單德字亦可以心言耶况明命朱子以明德釋之此即中庸天命之性一般意願此曾子所傳明德者其果可以心字言亦果可以氣上言耶將曾子之言認得其心與性理與氣之分則明德之義知之無難明德之釋舍曾子何之孔子之言曾子不知而釋云則其成說乎曾子之所不言朱子何以專以心釋之章句之釋明德先以虛靈爲言者蓋有意在訓詁之法敷衍釋其所以名之意中庸天命之性專言理者孰不知之然以性者理在氣上而後稱故章句特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其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可以此謂天命之性亦氣耶明德性之該於心者亦  
氣上言理也心上之理謂仁義禮智粹然則粹然與  
明字意無異故明德朱子言仁義禮智便是者此也  
然單言性則通人物而言故朱子言性以氣成理賦  
釋之明德則特就人心上所具之理言而心之光明  
乃虛靈也章句不言心不言氣必以虛靈言之者以  
其釋明字之尤親切故也明德與天命之性皆從稟  
賦後言理者其必先言氣而既曰德曰性則全體主  
理也不可兼言氣况可專以氣言之耶若以明德之  
先言虛靈而以心為主則天命之性亦以氣之先言

而氣為主也然則聖人言性皆將與釋氏之認氣爲  
性同歸也正宜却顧而猛省之也○只釋明德二字  
則德卽性也性卽理也會子則引書三節而釋之者  
只從性理而言之朱子則從明德所由名者而釋之  
故溯言虛靈所具之理者言之而已會子朱子之意  
何嘗不同也以朱子而謂失會子之意則豈朱子云  
耶○聖垂言明字言於心而不可言於性恐不然明  
字本因心之光明而言然既曰明德則明字乃所以  
稱其德也其稱德以明者蓋以此德在心之光明而  
德以之明故謂之明德其意非謂明與德也卽明底

德也豈曰不可言於性耶○聖垂又言以心之具之應之爲明德之專以心言不可以言性此亦恐不然前段已言之而朱子推言明德以明名之之意故不得不以虛靈所具言之而性卽理也理本無形象無造作無可藉而言者必帶氣而說如太極動靜就陰陽上言之此德固自具於心而應事亦以心謂心之具之應之亦無不可而其所以然而爲主者德也德之爲主以此也大抵德字皆理上說如乾之四德卽元亨利貞也心之五德卽仁義禮智信也至於凶德惡德雖因濁氣而流出爲凶爲惡而德則性也從古

以氣言德元無來歷今於明德訓詁何可強辨以專以氣三字耶○聖垂又以或問之言正且通虛靈洞澈者謂明德之專以心言不該性之證恐又不然或問此段言明德之義備矣而聖垂截去下兩句其性最貴萬理咸備之實言德者只舉上一半德之所該在在者而直謂之明德所謂明德但空殼子而已奈無實德何或問章句之註脚雖敷演說去其大體則無不同持言人物氣稟正通偏塞之異謂其性之最貴而以明此德之惟人所具正通者凡人一身之氣心其正通之精爽而性該於心則此卽明德也其曰

虛靈洞澈者章句所謂虛靈不昧而萬理咸備者亦所謂具眾理今聖垂只舉正且通虛靈不昧僅言其心之氣一邊而不肯言最貴之性咸備之理之爲明德本體者乃謂之明德本從心上說也或問章句之意何嘗若是耶○聖垂自註以爲正且通故其性最貴虛靈不昧故萬理咸備此重在於氣而不在于性理聖垂只知正通虛靈之重不知或問之意以性之最貴理之咸備爲明德而重在於此也正通虛靈特言明德之張本而已蓋理本純粹至善而若從稟賦後言之隨氣之偏正通塞理絕不同此人物之性所

以不同而人性最貴也明德卽此最貴之性非物之所同得也仁義之性謂之粹然性之最貴也明德之德稱之以明則卽德之自明也此有貴人焉其謂貴人者以有官爵之故也雖以官爵而貴焉稱曰貴人則重在人而人爲主今以貴由官爵而初不稱人徒舉官爵而稱之曰貴人此只稱官爵之貴而已干於人何事反隅於此庶可知明德之不可以氣爲重而爲主也○聖垂旣引人性最貴之語而其下又言人與禽獸性則不異果不異則安在最貴之意耶聖垂其亦爲人物性同之說耶試問人性最貴之性人獸

不異之性非一性耶未可知也○聖垂又言盡心章朱子訓詁與此明德章句大體無異而爲明德以心言之證此亦不然蓋心之理性也性之氣心也性該於心心該夫性雖是二物俊似一物此所以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言心則所具之理固不可遺而言性則所盛之器亦不可遺凡物有其器而後有所盛故言心性者必先言心之爲器而繼言性之所盛言各有主其曰仁義禮智之性則此本該於精爽之氣初不兼氣而單言性者也其曰虛靈知覺之心則此亦非無所具之性初不合性而單言心者也惟從所言

之名目而看得其正義而已盡心之言非盡其心之靈覺如釋氏之爲必盡其心所具之天性而其盡之者心也雖合性言之旣曰盡心則所主者心也顧此明德之德字本性之稱也以德之該在虛靈上故不得不言虛靈之所具而德則依舊是性盡心與明德訓詁雖若相似宜審其句內本意而認取其各有所主也○克念明德說愈改愈好畢竟歸一真可見舍己從人之美矣其首言只是心上之理卽所謂性云者得明德本旨十分明白其下諸說緣此敷演無一語不中窾未知聖垂以爲如何也○景休說所謂六

段疑者此可以無疑矣復何疑也張子心統性情之說朱子稱其精而猶不著之章句如中庸章句呂氏之說者蓋明德之不可直以心字加之也然張子不遺性情說今聖垂則曰明德專以心言而不兼乎性又曰明德以心言之而不該於性其於統性情之說背馳復何言哉第三段明德二字作爲句解則只是明底德也又曰特以性之坐在方寸虛明之地故得名爲明底德云者可謂善說明德本意也○明之說德之一字舍性而不可言者已擲撲不破復何言專言心之說正合於己見云也未可知也

小註○陳北溪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裕曰陳氏此說辨疑諸說皆以爲有病而惟奇高峯鄭愚伏朴玄江不以爲非矣竊念理氣雖非二物亦非一物朱子說亦多有分開雙言者且合者實本於太極圖妙合之合恐不必苛摘至於所以虛靈一句沙翁及厚齋兩說可謂不易之定論矣第朱子之論知覺有二說而前後異意一說在大全答林德久書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此專以氣言者也一說見語類有問知覺是心之靈抑氣

之爲耶曰不專是氣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此則合理氣言者也夫知覺乃虛靈之用也其理決無不同今於論虛靈亦當如論知覺而朱子之說既相矛盾誠不無左右佩劍之歎矣然今以語類說渾之於沙溪所謂禽獸蔽塞之說則實有窒而不通者恐當以大全說爲正如何

章海曰謂之上面先有知覺之理則可

朱子退溪說蓋亦如此

此謂之理與氣合所以虛靈云則是必有理虛靈氣虛靈之分矣其可乎妙合之合指人物賦形受

性之始與此合字地頭迴別不必牽合至於知覺之說恐當以大全爲正

奎五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之意又見或問虛靈洞澈萬理咸備下小註蓋北溪平日主見然氣亦自能虛靈若必待合理而始虛靈云則是單言之氣不虛不靈無所作爲矣且以以具衆理見之是又合理底物事復能具理矣此八字終恐有病矣或問小註又以心恙人爲合理虛靈之證此尤所未曉心恙之人理未嘗無只是其氣之昏錯耳若如陳說則是心恙人之氣爲無理之氣其可乎知

覺說大全固好然知覺氣也所以知覺理也語類  
說活看則似亦不妨矣理與氣合四字雖與北溪  
說無異然此則上下文句來歷正不同矣如何沙  
翁說此無所考可媿

裕曰此段克念說甚是敬服然所謂妙合之合指  
賦形受生之始者恐不無語病蓋此合字只是混  
融無間之謂若如克念說則似有始離終合之嫌  
如何

章海曰理氣本是混融無間故泛指一物則無不  
合理之氣而就其中分別看出則不離之中自有  
不雜者界分甚明不可亂也至如造化發育賦形  
受性之始則不得不於不離處看故圖說妙合之  
合蓋以此也若此虛靈不昧則正是氣一邊事本  
不和理而自能虛靈自能不昧何必強言合理字  
也鄙人所謂地頭迴別云者此也而語不將意致  
聖垂反難良媿景休說恐無改評

今日有氣則有理虛靈豈獨無理云則此實然矣然  
北溪若以此而言合理氣云則不然又以此章句所  
言虛靈謂兼理氣說則尤不可其下言具眾理者不  
免為理具理也果成甚義理理氣雖本混融無間各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言其體段則理自理氣自氣自有別焉如太極陰陽  
何嘗相離然言太極則太極而已不必合陰陽言言  
陰陽則陰陽而已不必合太極言此言虛靈固單言  
心虛靈之氣具理云也何可於此而先合理言也且  
北溪之理與氣合所以虛靈者若氣必合理然後始  
虛靈云此亦恐不然氣之精爽自能虛靈何待合理  
然後爲虛靈耶其又得云者又不無理氣先後之嫌  
栗谷之駁之也亦宜矣此等義理一字之誤其謬千  
里不可不審矣○知覺有二義大全語類兩不相妨  
庸序虛靈知覺者氣之精爽自然能知能覺此大全

答林書之意直指心之體段而言也其下所以爲知  
覺者不同卽心之知覺或從形氣之私而爲人心或  
從性命之正而爲道心此語類答陳安卿之意其燭  
火脂膏之比實指知覺之合理氣者也蓋其單言氣  
之知覺及其用則必合理氣也正如單言理之性發  
而爲情則合理氣言者也此又詳見於中庸或問未  
發已發條兩答雖各不同意實自在不可歸之於矛  
盾也

慮章句處事精詳

愚曰慮字訓詰區處處置等義皆非知一邊事且



講義既以思無不審釋之或問又以有以揆之解之思與揆皆是觀合於慮字則此以慮字下之者抑有其義歟或謂處是慮字之誤者其說似得未知如何

奎五曰恐處爲是蓋此云云不是處得那事已精詳云也乃臨事而所以處之者精詳不踈率云也於精詳字上可見其思無不審有以揆之之義矣如是看後慮字方爲知行界頭矣若只下慮事字則是泛說也句內雖有事字終欠事至物來之意而無甚襯貼於將得之路脉矣此疑曾與念兄相

商未決幸賜更教

處字之說其爲字誤者何也朱子章句經幾百年閱幾先賢矣未聞字誤之說今乃言誤耶以文意言之慮謂慮事精詳云則精詳二字言於慮字之外也其可謂訓詁之法耶景休處不是處得那事乃臨事而所以處之精詳云者得之

明明德於天下

愚曰此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者蓋承上文而言以明平天下之道不外於明明德而實非兼人已而言也章句所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

德者正指人一邊而至於或問自明其德推以新民云者只是推本而言與章首釋新民處言既自明其明德云者同一語意則或問亦何嘗兼言之哉新安陳氏始有兼人已之說而栗翁取之者何也

章海曰明明德於天下或問備矣章句只言使天下之人云云者蓋自明之說備於首段章句故

新民處所言者

不復重言也

此意三洲已言之

蓋明己之明德於

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如我之爲則是己之明德明於天下矣實是兼人已而言也明之說

恐不然

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格而后知至上下兩節不過推順推說以明八條目工夫功效先後次第之意大學一篇一言而蔽之曰明明德首言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其曰新民者使家國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此上節自平天下逆推而言之以爲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使國與家之人各有以明其明德欲使國與家之人明其明德則必先明在我之明德云也觀此欲字而究其逆推之意其非明己德於天下也實明天下人明德者可知至

下節順推說始言在我之德既明之後推之於家與國與天下之人各使明其明德云爾迤推故先言末而後言本順推故先言本而後言末如此而後上下文勢圓足義理明白其必以欲明明德爲己之明德者何也况朱子已以天下人明德之意大書於章句後學更何敢容喙而改評也明之說甚得之克念所引農巖說終不能無疑恨不及仰質於當日講席之下也

或問○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

裕曰朱子於此不言各格物致知者陳氏以爲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辨疑斥之曰既言各誠其意則各致其知在其中按陳氏說近於牽強辨疑斥之是矣但辨疑所謂致知在其中者亦似可疑韓子原道言止於正心誠意而不言格致是其意亦必以爲格致在其中而朱子猶有無頭之譏則豈其自道者又從無頭之說哉妄意格物致知是明明德之端也

格致章小註王漢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

在是矣此可爲證也

誠意以下是明明德之事也今日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已知明明德之端而即格物

致知以後事也故不復言格致而直言誠正工夫  
然則各致其知在於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之中而  
不在於各誠其意之中矣如何  
愚曰於此不言格致一節固可疑而辨疑所謂致  
知在其中者恐不得不如是看也朱子答李晦叔  
書云若曰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到各  
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說朱子說止此豈未之考  
耶聖垂所謂各致其知在於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之中而不在于各誠其意之中者此以明其德與  
誠其意爲兩項事恐不然

章海曰明之所引朱子說詳矣蒙引亦引伊尹覺  
斯民之語淡斥陳氏之非而且以爲舉此該彼爲  
省文之計者淡得李書之意矣  
明之所引答晦叔書可謂襯引

其下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  
平矣

裕曰各長其長一節陳氏并親親而謂齊家之大  
者此恐未然蓋以條目次序推之則齊平之間當  
有治國一節矣以傳文字句渾之則治國章有悌  
者所以事長之文此各長其長之長蓋引事長之

長則實君長而非家長也然則此一句蓋屬之治國無疑矣朱子之不曰各治其國而曰各長其長者蓋以治國在上者之事也彼凡民雖有其德豈能各治其國哉是故特提爲民事長之語以明是亦治國之義也今陳氏不察此意而乃歸之於齊家則齊家却有二條而治國全然闕之朱子之言豈若是踈漏耶其下天下無不平一句泛然看過雖若變文之例辭而子細推究實有微旨夫平天下與無不平語意自有不同平天下者吾有以平之無不平者天下自然平也蓋凡民旣不能治國

則又安能平天下哉惟其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而各盡親親長長之道則風移俗易比屋可封而君之天下自無不平是故不曰各平天下而曰天下無不平一字上下之間益服其用意之精深矣但其變齊家之文爲各親其親者終未得其意無乃對下文各長其長之語而然耶幸細思以教

愚曰此一段專論在上者平天下之事則自各誠其意至各長其長皆是使天下明其明德之事而下所謂天下無不平者亦言其在上之功化而非

天下人之誠意以下條目也聖垂所謂獨闕治國者誠有所不敢知也且欲以長其長屬之治國章悌字則所謂親其親者獨非治國章孝字之意耶聖垂說恐近破碎也

章海曰各長其長一句聖垂引而當之治國過矣治國以上非凡民之所宜而悌者所以事長尤不必強證也明之說痛快

奎五曰此親親長長字實從第九章第十章孝悌字說來其所以事君事長者特此親親長長之推去耳明之說極好

分言則家國天下各有等分而統言則皆新民此雖只言天下無不平家與國本包言於天下矣勿論家國與天下之人各能誠其意正其心親其親長其長則在家家齊在國國治在天下天下平矣親長二句即修身事并誠正而當屬明德今以親親長長分屬家國則明之所謂破碎者近之

章句格至也

愚曰致字既釋以推極而結之以推極吾之知識則格字亦當釋以窮至而結之以窮至事物之理矣且語類曰格有窮至兩意或問曰格者極至之

謂以語意觀之則既甚通暢以文體言之則明有對待而今於章句只釋以至何也

奎五曰此至字恐含窮字到字兩義矣蓋推極字

可該於無不盡之義而窮至字謂之窮至則至亦帶窮字意似非到

字不可該於無不到之義故於致兼言推極於格

獨言至字耶更以見教

格字之義本至字意或問以格于文祖之格言之窮至云者必窮之而至也先言字義繼而敷言其文義者本訓詁之法似不須疑也

或問推之以至於盡也下小註玉溪說○虛

主理言靈兼氣言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又言體不離用用不離體

裕曰心之虛靈與神明皆氣之為也豈有兼理者耶朱子云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虛果是理則理可以具理乎朱子又云心之神明妙眾理明者若理則理可以妙理乎且愚聞虛靈與神明是心之本體也未聞以虛靈與神明各分體用也且既曰主理兼氣而又曰用不離體體不離用則是理為體而氣為用也朱子於太極圖下曰某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蓋以理與氣

厚溪集卷之四十一  
分占體用爲有病而改之也今盧氏反主朱子已  
棄之說分屬體用於理氣之間不可謂善學矣  
或問小註玉溪說於虛靈神明以理氣體用言之全  
無所據甚不是聖垂之駁之也宜矣

其下新安說○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

裕曰所以知者乃心之神明而今日知又所以神  
明者辭意倒置是或記者之誤耶

新安說全段皆可疑聖垂倒置云者然矣

其下小註饒氏說○上一節就八條目途推  
工夫後一節就八條目順推功效

裕曰所謂途推順推者是矣而以其工夫功效分  
排者恐或有不必然者順推者亦當看作覆說工  
夫之意也竊觀朱子於知至意誠下釋之曰知既  
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雲  
峯胡氏因其語而解之曰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  
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矣非謂知己至則不必加  
誠意之功意既誠則心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矣  
不必加正心之功也其可得二字實有力果如雲  
峯之說矣或問誠意章曰知至而後意誠猶不敢  
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



厚澤集卷之四十一  
意而其下自註曰意誠而後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又於修身章曰所謂心正而後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凡此類之說皆從順推上說去而何嘗論及功效之意耶且念聖門教學人目森開既達乎此又進乎彼自淺入深由近及遠譬如破竹者才破一節又解一節登塔者才上一層又上一層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闕矣今若知至而意自誠意誠而心自正身自修則是只一知至之效優己足以平天下矣

章海曰聖垂說精到但太不諒前人意

奎五曰聖垂說明白但上節專言工夫不及功效下節雖言工夫重在功效蓋其意可得而誠者以其知己至之效也心可得而正者以其意已誠之效也如是看去似亦可通若以二節同作工夫少無區別則恐太沒意味

愚曰經文上下節工夫功效段落分明聖垂許多說話恐未淡量饒氏立言之意也夫言致知誠意處即是工夫言知至意誠處却是功效上下文勢各自不同不然則何必變文於途推順推之間耶

雖以文體言之上段既言工夫下段又言工夫決無是理而章句所謂知既盡意既誠皆得所止云者果非功效而何至於登塔破竹之諭亦不襯切方上一層方破一節是工夫才上一層才破一節是功效以至第二層第二節第十層第十節莫不皆然豈謂其間全然無事而自有之耶

聖垂順推亦作工夫意者宜有明之之辨矣以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兩句言之知至者功效意誠則章句所謂意可得而實者非不言工夫而即其下意誠二字又言功效則八條目皆言功效與上節

之全言工夫而不言功效者豈不各異耶明之說蓋得之

傳首章○天之明命小註朱子說

愚曰朱子曰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這箇物本自光明此言明德專以性言與虛靈不昧之意大相逕庭未知如何

章海曰明命明德政如天命之謂性自天言之謂命自人言之謂性謂德人有虛靈不昧底心氣而得此命爲德故自我言之謂之明德自天言之謂

之明命其實一也明之逕庭之疑蓋專以虛靈不  
昧直當明德故也虛靈不昧四字只說明字意不  
是盡蓋明德之訓也朱子謂虛靈不昧說明德意  
已足者蓋以明德情狀不過虛靈不昧而已故爾  
非欲以此四字盡蓋其意也如何但朱子以明命  
明德專以理言而必曰本自光明者何也  
奎五曰此理之坐在光明處者自天而謂明命自  
人而謂明德明是虛靈不昧命與德是以具眾理  
也明字德字不可偏舉而此專言德不詳於明者  
恐其以所主者而言以是轉疑虛靈不昧字不足

爲明德全體也如何如何理無明暗之可言而此  
言本自光明者實對我自蔽昏則所謂這箇物即  
統指明德非只指德也此德字本自命字下來正  
是性也恐不可直當於虛靈不昧之氣也此意不  
待小註此章章句本自如此或問講義又極分明  
此獨以小註爲疑何也乞賜叟教

此我所得以爲性便是明德者即明德仁義禮智便  
是者同一意也朱子之以明德爲性者爲本來定見  
可知章句之先言虛靈者特言明德所該之地而以  
言明字所由而稱者也明德之以性言則自在矣明

之之於此朱子說猛省誠好其曰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云者益知鄙前說之明底德而稱德以明者無悖也聖垂明字言於心而不可言於性者恐不得復言合夏商之

傳二章○章句銘名其器

愚曰尤翁從重峯所校館本以為名是銘字之誤而字書謂銘名也名記其功據此則不必以銘字看耶

章海曰銘之為言名器也不必以銘字看

明之字書之引者明矣先生或未及考字書耶

### 作新民

愚曰或問明以作新為句與章句不同何歟

章海曰或問言康誥文義以解作新民三字之意章句明傳者之意所以不同

作新民之解或問與章句之不同汪增小註亦言之而其異之實者克念說得之

補亡章○莫不有知知有不盡因其已知

愚曰因其已知小註已知即上文莫不有知之知而沙翁及尤翁皆以為非是蓋上知字屬知覺

本體之知覺下知字屬知識知得一物觀於本文己字

及或問所字可知其大煞有異而槩以一章脈絡言之則上中下三知字一串貫來似無異同未知何以勘破則不相混而亦不相碍耶上下知字既分屬則中間知有不盡之知當屬之何處乎章海曰上知字以理言下知字以迹言中間知字兼理迹而言三知字雖一串貫來所指而言地頭自別約而言之有知之知所以爲己知之知已知之知本由於有知之知如此看去未知如何奎五曰上知字明之所謂屬知覺似稍粗克念所謂以理言不善看則或涉於禮智之智恐以能知

覺言之爲僂否中知之兼理迹言似爲牽強愚意中下二知恐同爲知識或問既言吾之知識無不盡則今不必有此安排未知如何

此章六知字皆致知之知兼理氣說獨莫不有知之知虛靈知覺之知中庸或問所謂能知覺之知全屬氣也以此小註已知之知卽有知之知云者沙九兩先生皆所以爲非也克念上知字以理言者指有知之知耶然則不然矣

表裏精粗

愚曰朱子曰表者人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然

則所共由事也所獨得理也格物一事只是窮理而今以所共由之事對言所獨得之理何也大抵表裏精粗四字終難瞭然剖析願得詳確之論章海曰表裏精粗朱子有三說以皮殼用工向裏思慮分表裏者一說也以人所共由心之獨得分表裏者又一說也以博文約禮分表裏者又一說也三說皆以表與粗爲一等最後言管仲之仁顏子之仁穿窬之不義一念之差亦爲不義則精粗之說又易見矣大抵三說不同而各有所指合而觀之其義乃備皮殼用工向裏思慮通內外而言

也人所共由心所獨得合彼我而言也博約之說舉大小而言也蓋無非格致之方法脉絡三者闕一則不可明之以人所共由爲事恐看得太過理有物理事理人所共由之上所宜格其理而致吾知者也不審是否

奎五曰克念說似是泛論矣衆物云者卽衆物之理也此表裏精粗卽物理之表裏精粗只可以理論之不可以格致之意賺看矣此所謂用工思慮博約等說太侵過格致字界頭不爲平說物理之語矣如何如何理有燦然可見底用理有沖漠無

朕底體亦有九分底道理亦有十分底道理鄙意只欲以所當然所以然爲表裏以九分十分爲精粗未知不悖否理事云云克念說恐好

自吾心性之奧以至於言行之著自天地之大以至塵芥之微而統萬物萬事而言莫不有表裏精粗之分表有表之理裏有裏之理精有精之理粗有粗之理何可以某事某物較數之耶克念所舉朱子三說非不然矣蓋推此而隨處盡之云若謂此三說外更無言表裏精粗則不然矣景休說蓋皆得之

傳六章

愚曰此章第一節論誠意第二節言誠意之反第三節言惡之誠中形外第四節言善之誠中形外而第三節章句却兼言善惡未知十目之視十手之指亦可言之於爲善慎獨之地耶

章海曰章句既兼言善惡之不可掩則其兼言善惡可知十目十手語勢雖似迫切實不害爲善之誠中形外之證

奎五曰曾子本意第一節言善以發之正釋誠意第二節言惡以戒之段末復言誠中形外以兼善惡末節仍言善以終之如是成章自是圓滿十目

厚溪集 卷之四十一  
一條却被記者添入所以致人疑晦其下語面貌  
迫切本似言惡之意而今既插入善惡誠中之下  
以屬德潤身其文勢自不得不歸於兼善惡之科  
矣蓋引用文句不必主本文之意故爾明之專以  
此節爲言惡則恐未然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云者文勢語法似專指  
闇中之惡而以義理次序言之第一第二兩節分言  
善惡以言誠不誠之意此三節兼善惡言末節復言  
善之效矣一章義理始可圓足此章句之兼善惡者  
自有義意明之之直曰第三節言惡云者其在信師

言之義恐欠謹嚴

傳七章○在正其心不得其正

裕曰此章心不正之說或主其用或兼主體用愚  
意恐當以沙溪九菴兩說爲正願聞諸老兄之旨  
章海曰辨疑諸說忘未照悉可媿省察屬乎已發  
而存主則返乎未發矣且此章專屬動則大學更  
無靜處矣其可乎  
奎五曰四有所與心不在爲一等不得其正與視  
不見聽不聞又爲一等此章句所謂一有之而不  
能察則其用之行或失其正也以是言之不得其



正之正當屬用矣然若以一章大旨言之其工夫雖在動處而其歸宿則專在靜處矣何者其言四有所心不在者政欲其察有所而去之察不在而存之以立其未發之體也其言不得其正視而不見者正所以見體不立之害發於用處也如以章下說見之密察字爲立體之工夫也敬直字爲工夫之歸宿矣愚見如此未知如何○四有所故心不在焉不得其正故視不見聽不聞然四有所者只指其係累之病也不在者兼指其昏頽之時也不得其正者只指其念慮之差也視不見聽不聞

者兼指其矇昧之失也蓋常人之未發絕少者只

由於係累

飛揚亦由於將迎

及昏倒而係累之害常居其

九故上節只言係累下節始道其全矣如何如何○正心二字實爲一章之全體這正心字內密察之工夫敬直之歸宿無所不在然則正心之正包言體用不得其正之正只指用處二正所指似有小大之別但一節內上下正字有此區別恐有安排之慮何以則見解通暢而無碍耶乞垂細教愚曰此章章句之專言動或問之兼言動靜已有先輩定論今不必架疊而但四有所亦是心不存

之病未知存心之工亦可言之於動處耶

章海曰省察之功雖著動上而存心之功乃歸靜

體故鄙人常以此章屬靜邊工夫

奎五曰存心字亦可通動靜如當事而存靡他其

適是動時存心但此章則全章之旨都屬靜體此

存心字自當為靜邊工夫如何餘復聖垂

經文正心之正傳文得其正不得其正不妨皆兼體

用看蓋心之本體比之鑑空衡平心之體自正矣其

正不正始言於用矣用之正則體自正未有用不正

而體獨正者也故以心之體段而言之先體而後用

故體正則用莫不正以工夫言之先正其用而後體

自正大學是學者工夫傳文兩節皆從用上言以為

無此有所不在等病用莫不正則體立而能自正云

雖不言體而其終歸宿於體之正矣是以謂不妨兼

體用說也或問則固敷衍言之故先自未發之體以

及於用章句或問統看然後可知未發已發全體工

夫矣若謂以正心章所言實兼體用則不可○景休

工夫雖在動處歸宿則全在靜處者大體得之○心

存則雖可謂未發而其存之之工皆於用上著力所

謂未發時工夫甚微妙難言中庸戒慎是係未發時

而不過略略提撕而已若些有意著力則心已發矣  
此處極細密惟在學者自體之可也

傳八章○敖惰

愚曰此二字或問言之備矣而終有所未能妥帖  
者夫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固如孔子之取瑟孟子  
之隱几至於惰則在己而不在人如曰因人之可  
惰而惰之則不成說話未知何以看得則不悖於  
傳者之意耶

章海曰惰字尋常疑之近見語類有曰敖便是惰  
敖了便惰敖了都不管他便是惰語類說見此則

却似無疑

敖惰二字之意克念引語類說詳之更無可言第敖  
惰之當不當偏不偏則亦有說焉敖惰與恭謹反對  
而無論恭謹敖惰當理則至善恭謹雖懿德過恭則  
非禮而僻矣敖惰雖似凶德當敖惰而敖惰則亦豈  
不合於禮也

傳十章○絜矩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矩理也其所謂心只以靈覺言  
也克念所謂踰矩之矩性而非心者得之但此章句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之心字即心之所同然實包性

而言非從心之心之比也此矩字不可與踰矩之矩  
異看之也克念與景休書正合夏商○景休所論得  
之而第三條尤爲明白克念所論末條似有改評之  
意猶有先入爲主而舊嗜猶甘之意此等處正宜用  
竟陸之義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